

蝴蝶兰著

女人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幸福？

男人如何超越欲望的迷谷？

欲望双城

作家出版社

一部探讨生命终极幸福的小说
一个内地女子的香港创业故事

蝴蝶呈著

八月双城 合人王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欲望双城/蝴蝶兰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8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38 - 0

I. 欲… II. 蝴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9059 号

欲望双城

作者: 蝴蝶兰

责任编辑: 深 蓝

插图绘画: 深 蓝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50 千

印张: 14 插页: 10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38 - 0

定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蝴蝶兰

，本名胡晓兰，女。

1990年毕业于武汉粮食工业学院（现更名为武汉工业学院），1990-1994在湖北省饲料公司工作。1994年11月移居香港。1995-1996在《中港经济》任记者。1996-1997在《饮食世界》任记者。1997-1998任《华人》总编助理。1998-1999任《新香港月刊》编辑。1999至今，成立并经营“蝴蝶兰编辑出版社”，为商会、社团和企业等编辑出版其对内对外的刊物。

责任编辑：深蓝
插图绘画：深蓝
装帧设计：**晚报**设计工作室

楔 子

成真有两个家，一个在香港，一个在深圳。好在香港、深圳仅有一河之隔，来去也不超过两个小时，无论是回到哪一个家，对成真而言，都是那么方便。

成真香港的家位于港岛最繁华、热闹的地区，那里是个不夜城，24小时都可以找到吃喝玩乐的去处，灯红酒绿，熙来攘往，然而，对成真来说，这只是她为了工作、生活方便而选择的居所，比较而言，成真更喜欢她深圳的家。

成真深圳的家依山傍水、闹中取静，这是一套公寓式高档住宅，望上去十分爽目清新，家私是白亮光的，干净的乳白色里夹杂着紫色的玻璃装饰，配以精致的不锈钢拉手等点缀，整体上给人十分浪漫、现代的感觉。客厅里，清一色的白亮光家私高低错落、完整而统一，却忽然有一把金黄色的美人沙发椅掺插进来，给人跳跃和眼前一亮的感觉。房和厅都有着大大的凸窗，窗帘有两层，环绕玻璃凸窗的是一层薄薄的白纱，上面绣着一片片淡淡的绿叶，而里

层则是绿色的薄天鹅绒窗帘，上面绣满一片片叶子形状的图案，让室内生命的气息马上浓郁了起来。

成真今天又回到了她深圳的家，晚饭后，她照例要到空中花园去散散步。

空中花园位于18层楼，成真平日里去到花园时，多半正是彩霞满天、华灯初上的傍晚时分，此时凭栏远眺，一边是湖光山色，景致宜人；另一边却是车水马龙，万家灯火；再加上园中假山怪石，粉花碧草，置身其中，便宛若置身在一幅活动的画卷里，你自己也成了画中的人儿。而当那彩霞渐渐退去的时候，湛蓝无垠的天空里，疏云淡淡，有几颗星星在闪烁；月明风清的都市里，霓虹耀眼，夜色朦胧，此时此刻，人的心情是愉悦的，那感觉是甜蜜的、灵动的、有些说不清的复杂滋味一丝丝地缠绕。

可是，今天的成真却怎么也提不起劲来，眼前的良宵美景也不能令她释怀，她感到心情十分沉重。这些日子她一连失掉了好几个长期客户，情况若再持续下去，她的公司就会因为入不敷出而无法经营下去。其实，成真面临这样的经营危机也不是一两次了，但好在每一次最后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可是这一次，成真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灭顶之灾的降临。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“我是谁？”“我从哪里来？”“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？”“我又要往何处去呢？”成真喃喃自语道。

这是成真脱离困境的法宝，一旦把这几个问题想明白了，任何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第一章



/ 梦开始的地方

恍惚中，成真看到一位白衣少女，骑着一辆小巧玲珑的五彩凤凰自行车，在春天清晨的林阴道上，向她飞奔而来，和煦的风吹拂着她的长发，她的脸上浮现着自信的微笑，眼睛里放射出希望的光彩。

她瀑布般的秀发被风吹到了脑后，露出粉白细腻的香腮来，五官在她的脸上搭配得十分协调，弯弯的柳叶眉下是一双含情脉脉、如梦如幻的眼睛，不大不小，扑朔迷离。嘴角是微微上翘的，即使是发怒时，也给人似嗔非嗔、似喜非喜的感觉。她的脸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瓜子脸、长方脸或是鹅蛋脸，总之不是那种世人公认的美人脸，她的颧骨略微显得有些高，下巴有点儿尖，反倒令这张脸看上去极富个性，与众不同，又不失柔美和娇媚。

她的身型丰满而窈窕，宛如一株亭亭玉立的夏莲；她的皮肤光滑而细嫩，似乎轻轻一捏，就能捏出水来；就像一只鲜艳多汁的水蜜桃，她的身上带有一股子超凡脱俗的仙气，当你在她身边驻足的时候，常常会忘了自己身在何处，你仿佛已从万丈红尘中脱离了出来，而进入到了一个清静无比的境地。

她骑着车驶入一座机关大院的大门，弯过正

对大门的办公大楼，直奔后面的干部家属楼，在楼前她下了车，并在自行车停放处停了车，便径直蹦蹦跳跳上楼了。

成真的家位于三楼，是一个100多平米的三居室公寓，成真不一会儿便到了自家门前，按动门铃，开门的是她的母亲甘林。

“真真，晨运回来了，快去把运动衣换下来，免得回了汗感冒。”甘林帮女儿理了理被风吹乱的秀发，又接着说：“瞧这满脸通红的，去洗把脸出来吃早餐吧。”

成真“哦”了一声便依照母亲的话进了洗手间，不一会儿出来，身上已换了一件白色长袖连身裙，长发则用一根丝带束在脑后。

甘林见女儿这般穿着，说道：“这春天的早上和晚上都有些寒意，你穿这连身裙不够暖，听话，乖，去换一件厚些的衣裳吧。”

“妈，我一点也不冷，今天晚上学校要举行‘吉他与诗’晚会，我要表演诗朗诵，穿这条裙子最合适不过了。”成真俏皮地拉开裙摆对母亲行了个屈膝礼。

甘林又道：“好孩子，穿那件金黄的羊毛衫，配白色长裤也是很漂亮的。”

成真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：“妈，我就穿这条裙子，我不换。”

甘林忙说：“好好好，不换，那就带件外套，也好加冷加热。”

成真虽然爱跟母亲要耍小性子，但在父亲面前还是十分乖巧的，此时，成真见客厅里没有父亲的身影，便悄声问母亲：“爸爸呢？”

甘林努努嘴说道：“喏，在书房里面。”

这套公寓总共有三个房间，最大的一间是成真父母的卧室，最小的一间是成真的小天地，另一间本是成真姐姐江成凤的房间，江成凤出嫁后，这间房便改做了书房。

此时，成真走到书房门口，探进头去，见父亲手上拿着一封信，正坐在窗前的写字桌前，聚精会神地读着。

成真只好敲了敲房门，叫道：“爸爸，吃早餐啦。”

“是真真呀，你这鬼丫头又在跟你妈妈闹别扭吧，哈哈哈。”成

真的父亲江大同回过头来笑道，显然他已经听见了成真与妈妈的对话。成真只好冲着妈妈做了个鬼脸，又吐一吐舌头。

江大同迈着四方步走出书房，一家人于是走到了餐桌前，成真忙不迭地把对门正位的椅子搬开，说道：“爸爸，坐。”又帮甘林搬开椅子，说道：“妈妈，坐。”然后，她和妈妈一边一个地坐下。

江大同很有领导派头地坐下，他是这个机关大院的党委书记。成真的母亲甘林则是这个机关大院的会计科科长，在单位是书记管科长，而在家里，表面上书记仍是领导，可实际上是科长管书记。

江大同平日里在单位作报告已成了习惯，即使是在家，对着母女俩讲话也像是在对着一二百号人作报告一样，声若洪钟，手舞足蹈，甘林必须不停地在旁提醒：“小声点、小声点。”

而成真在旁则貌似认真地不停点头，其实，成真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、奇形怪状的想象，总是在自我营造的那个世界里陶醉流连，因此对父亲的话多数如耳边风，根本就不入脑。但她的父亲江大同却不管这些，只要他居于正中的领导之位，发表谈话时，母女俩一边一个在旁点头，这就足够了。

可是今天，成真却不能视父亲的话为耳边风，因为父亲的话直接关系着她的未来，令她觉得异常震惊。

“真真，我在考虑你移民香港的事继不继续办下去，还是到此为止。”

成真脸都绿了，急忙道：“为什么到此为止呢？不是说下一批就可能批准我的申请了吗？”

江大同今天神色不同以往，十分凝重：“你姑姑昨天来信了，她准备和台湾的一个教授结婚，她想等你的情况办好，人在香港安顿下来后，就过台湾去安度晚年。她说她香港的住宅准备卖掉，不过她承诺为你租好房，并留一些钱给你安家，今后的路，就靠你自己了。”

成真一时间脑子还转不过弯来，母亲甘林开口说道：“我们原以为你去到香港后有姑姑的照顾，她无儿无女，又一直非常喜欢你，我们当然是很放心，可现在情况变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在那



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举目无亲，叫我们怎么放心得下。”

甘林停一停接着说：“你又是从小就被宠坏的，连双袜子也没有自己洗过，到时候一日三餐还不知能不能自己弄到口里呢。我和你父亲商量着，就留在我们身边把大学念完，毕业后凭你父亲的老关系找一份好工作也不是难事，又何苦去到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受苦呢？”

成真此时哪里听得进父母的只言片语，她只知道从她12岁开始，她第一次到香港探亲，姑姑带着她遍游这个五彩缤纷、光彩夺目的城市时，香港在她心中就成了一个最美的梦，眼看这个梦就快要实现了，怎么可能让它到此为止呢？

成真拨浪鼓似的摇着头：“我要去香港，姑姑要去台湾就让她去好了，反正我要去香港。”

父亲说：“真真，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这件事非同儿戏，爸爸妈妈完全是为你着想，这一步走出去再要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

成真叫道：“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就是要去香港，无论如何我都要去香港。”

父亲变了脸色，厉声道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这么任性，我看这件事情不能这么依你。”

父亲发了脾气，成真也就不敢再出声了，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母亲见状忙递了一个包子在成真手中，一边说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，先吃早餐，这件事情可以从长计议。”父亲摇了摇头，深深叹了口气。

成真这里却越来越觉得委屈，她放下手中的包子，离开饭桌，赌气似的冲回自己的房间，故意把收拾书本的声音弄得很响。甘林与江大同无可奈何地对望了一下，叫道：“真真，你的早餐还没吃完呢。”

成真在屋里回答：“我没胃口，我去学校。”话音未落，人已到了大门口，成真一闪身出了门，并把门在身后重重地带上了，把父母都吓了一跳。

半晌甘林才缓过神来，急忙叫起来：“真真，真真，带件外

套，别冻着了。”甘林拿着外套正要追出去时，江大同开口了：“你哪里还追得上她，这孩子都是被你惯坏的，稍不如意便大发脾气。”

甘林赶紧走上阳台，却看见楼下成真跨上她的凤凰自行车，就急急地叫了一声“真真”，成真却不回头，只是一阵风似的骑车走了，望着女儿的背影，甘林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她还真是个孩子。”

20分钟后，成真就到了学校，她存放了自行车，在学校操场旁的水泥阶级坐台上寻了一处坐下来，看着有些老师、同学在跑道上慢跑，有些在操场中间的草坪上打着太极拳、舞着剑。这时，操场边石柱上挂的喇叭里，正在播放着台湾歌星赵传演唱的歌曲“我是一只小小小鸟”，成真觉得这首歌太符合她此时的心境了，她托着腮发着愣，心里感到无比的沮丧和伤感。

这首歌播完后，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喇叭里响起：“老师们，同学们，今天早上的广播时间已经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听，祝大家拥有快乐的一天。再见！”

“这声音是苏军的，”成真马上想到，“对，我怎么不去找苏军呢？”苏军是成真的男朋友，因为他家在外地，所以不可能像成真那样每天回家，而是住在男生宿舍楼里。但是由于他是校学生会主席，忙于学生会的事务，还要负责学校广播室早晚的播音，因此校领导批准他在广播室安放了一张床铺，方便他工作休息，而他也渐渐习惯以广播室为家，反倒不常回宿舍楼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成真站起了身，向操场对面远处的综合楼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心里暗暗祈祷：“但愿他还没出去吃早餐。”她三步并做两步地冲上综合楼二楼的校广播室，见广播室的门虚掩着，成真一下子就推开了门。

苏军正在整理案头上的文稿，听到响声，回过身去，见到站在门口的气喘吁吁的成真，脸上露出既惊又喜的表情：“真真，想不到是你，怎么这么早？”

成真一言不发地走进广播室，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，瞬间

眼里便溢满了泪水，大颗的泪珠顺着脸庞滚落下来，苏军慌了神，他急忙关上广播室的门，问道：“真真，怎么啦，谁欺负你啦？”

这个高个子的英俊青年在旁边洗脸架上取了一条湿毛巾拿到手上，走到成真身边，弯下腰来帮成真擦眼泪，一只手轻轻拍着成真的背，说道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成真哭了一场，心里觉得好受了一些，抬眼看看一直在旁安抚她的苏军，反倒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。苏军这才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成真对面说：“你看看，又哭又笑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爸妈说不让我去香港了。”成真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。

苏军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，但成真却马上敏感到了，即刻说：“好啊，你居然还幸灾乐祸。”

苏军把椅子往成真靠近了一点，抓住成真的手，说道：“真真，我不是幸灾乐祸，听我说，我早就在心底希望你不要去香港的，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瞧，还有几个月我就要毕业了，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是无论如何也要回到他们身边的，真真，跟我去郑州吧，昨天校领导跟我谈过话，他说郑州已有用人单位跟学校联络过了，我的分配去向八成已经定下了。”

“不是早就说好了的，我先到香港，拿到了居民身份证，我们就结婚，然后把你也申请过去，等以后我们在香港安了家，再把我的父母、你的父母都接过去的吗？”成真很不以为然。

“真真，说实话，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我老是有种不祥的预感……”

成真不待他说完，便生气道：“早知你说些这么让人泄气的话，我就不来找你了，我走了。”

说完成真起身要走，苏军忙拉住她，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们不谈这个，谈点别的好不好，今天晚上的表演你准备得怎么样？”

成真即刻转嗔为喜，眼角嘴角都浮现着笑意，整个脸马上生动起来。

“当然没有问题啦，倒是你的吉他伴奏可得跟上我的节奏呵。



你看看我还特别穿了这条裙子，我像不像你要寻找的那个丁香一样的、结着愁怨的姑娘呢？”

一句话把苏军也说得笑了起来，因为这个哑谜还只有他们俩人心里清楚，时间要退回到半年前……

② 篝火晚会

半年前，学校的“摘星诗社”在大操场上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。

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，天空湛蓝，月光明亮，操场中间是一堆红红的篝火，操场上满是欢声笑语的人群。

那时，成真跨进大学校门还不久，就被同班同学严小芳拉着报名参加了学校的“摘星诗社”，严小芳是个活泼好动的女孩子，而成真却有些腼腆害羞，偏偏她们成了班里最要好的朋友。

这是成真第一次参加诗社举办的活动，因此一到晚会现场，严小芳就拉着成真的手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去见诗社社长，他叫杨凡。”

没想到诗社社长杨凡一见到成真，就喜出望外地问：“咦，这不是我们想要找的人吗？”

见成真一头雾水，杨凡跟着解释道：“我们有位诗友要表演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你们读过吗？”

严小芳说：“当然读过。”

“可就是缺少个表演嘉宾，大家讨论来讨论去，怎么不早些发现她呢，她太像了，刚好她又穿一条白裙子。”他指着成真说，又对一个站在他身边的男同学说道：“快快快，快去叫苏军来，告诉他我们帮他找了一个表演嘉宾。”

成真急得不知怎么才好：“不行不行，我都不知道该表演些什么？”

“你要做的不多，只在旁边低着头走来走去就可以了。”杨凡笑

着说道。

成真还是摇头：“不可以，不可以。”

严小芳极力赞成：“我说你行，你一定行的，快答应吧，别扭扭捏捏了。你瞧，晚会就要开始了。”

正推让着，有人说道：“苏军来了。”

成真见迎面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，他边走边大声问道：“谁是我的表演嘉宾？”

杨凡指着成真说：“就是她，她叫江……？”他一时间叫不上成真的名字，还是严小芳在一旁补充：“江成真。”

“对对对。江成真。”杨凡又指着那个身材魁梧的青年说：“这是苏军，你们大伙都认识吧，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学生会主席哟。”

成真平日里上完课就回家，很少关心学校的事务，也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，所以特别地孤陋寡闻，她还真是不认识苏军。她抬眼看看苏军，正巧与苏军含笑的目光相遇，也说不上怎么样的，心怦然一动，脸不觉飞红了。

“来来来，还有点时间你们俩人可以预先排演一下。”杨凡把苏军拉近到成真身边。

很快地，围在身边的人都忙着准备晚会的其他事务去了，只剩下他们两人，成真不知该如何才好，苏军开口说：“谢谢你做我的表演嘉宾，你应该读过《雨巷》吧。”

成真点点头，苏军接着说：“那就办了，只等我朗诵完第一句，‘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、结着愁怨的姑娘’，你就可以上场了，跟着下来怎么走位，怎么表演就全看你的了，我会尽量配合你的，你看行吗？”

正说着，晚会开始了，报幕员已经走上了临时搭建的舞台。

苏军向成真做了个跟我来的手势，并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我们的节目就排在第二，我们到那边候场吧。”

成真此时真想转身逃掉，可又好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着，令她不由自主地跟着苏军走到了候场的地点。

成真头脑里一片混乱，完全搞不清第一个节目演的是什么，只

在心里反复地默念着：“待他朗诵完第一句后，我就要出场，天啊，我要怎样表演呢？”

成真心里正七上八下地打着鼓，身边的苏军已说了一句：“该我们了，准备！”

成真望望苏军，不知何时他手里已拿了一把又大又沉的油纸伞，他正费劲地将油纸伞撑开，并一本正经地扛在肩上。

成真差不多想笑出声来，却又觉得不大妥当，这时，音乐声已经响起，苏军把扛在肩上的油纸伞撑起，走上了临时舞台，会场下面人群顿时乐了起来，但就在此时，响起了苏军浑厚的男中音：

撑着油纸伞，独自
彷徨在悠长、悠长
又寂寥的雨巷，
我希望逢着
一个丁香一样的
结着愁怨的姑娘。

会场里安静了下来，成真也听呆了，忽然见苏军正在用急切的目光望着自己这边，方才如梦初醒，哦，原来是该她上场了。

她是有
丁香一样的颜色，
丁香一样的芬芳，
丁香一样的忧愁，
在雨中哀怨，
哀怨又彷徨；

成真缓缓地走上舞台，跟随着音乐声，一转身，一投足，一个幽怨的眼神，却表演出活脱脱一个丁香姑娘的形象。

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，
撑着油纸伞
像我一样，
像我一样地
默默行着
冷漠、凄清，又惆怅。
她默默地走近，
走近，又投出
太息一般的眼光
她飘过
像梦一般的，
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。

成真默默地走近苏军，抬起头与苏军的目光不期再次相遇，这一次苏军的目光忧郁而深沉，仿佛直看到她的心里去，她的心再次悸动，身体都开始微微颤抖了。

像梦中飘过
一枝丁香地，
我身旁飘过这个女郎；
她默默地远了，远了，
到了颓圮的篱墙，
走尽这雨巷。
在雨的哀曲里，
消了她的颜色，
散了她的芬芳，
消散了，甚至她的
太息般的眼光
丁香般的惆怅。

